

山河、故国与武器

□ 白瑞雪

么么脆弱而不可期。

回到昔日一页,不惜以文物铸造武器的日本在战争后期陷入武器装备匮乏境地。西方的石油,废铁禁运,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巨大消耗,即便是举国而倾人力物力,再也载不动他的野心。

作为读琼瑶长大的女人,在我们看来,武器之于人就像爱情之于女人,呼吸之于生命。

尽管未见得所有武器性能都优于中国,侵华日军在武器的系列化、标准化和弹药保障的可持续性上无疑是领先的。全面抗战爆发前,日本钢产量居世界第六,造船总吨位居世界第三,而中国制造火炮用特种钢、弹壳用铜材、光学仪器和通讯设备的能力近乎为零。如黄仁宇所言,中国抗战“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接受超过时代的任务,孤注一掷的企图打开出路。”

对于与敌人武器装备之别之云泥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,缺枪少弹的一项结果是造就了惊人的高技术水准。

前些日子参加胜利日大阅兵的老兵马法古,3发子弹消灭3个敌人,获称“神枪手”。让“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”的黄土

岭战斗中,阿部规秀怎么死的?我迫击炮连就剩下4发炮弹,发发命中目标。

据军事学者徐焰的计算,全面抗战8年间,八路军、新四军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30发子弹,7枚手榴弹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敌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毙伤一敌平均耗子弹5000发的数字相比,“这一比例之低,在世界上是罕见的。”

作家萨苏曾写过这样一则花絮。“抗战中八路军能缴到日军的大炮十分不容易,1942年太行三分区司令员刘昌毅缴了鬼子一门山炮,除些没乐趴下。而日军旅团长也正儿八经地写信来,要求八路归还——大概鬼子也琢磨,你八路军造不了我们的炮弹,拿着也没用不是?”

我查了查那段历史,那门山炮不仅是鬼子的利器,而且是日本天皇“御赐”的“天皇炮”,难怪要放下面子上门讨还了。

世界上任何军队都崇尚荣誉,但当年的日本军队对非理性精神主义的疯狂迷信,极大阻碍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发展。即使在二战前期曾以零式战机、鱼雷等家伙牢牢占据海空战场的优势,相较于西

方国家在兵器制造技术上快速的改良与发展能力,日本对电子兵器的忽视是其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的朋友关山远曾对日军为啥不给军舰装雷达这事儿进行了考证。

“当年,日本海军部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:每天吃鳊鱼喝鱼肝油,服用特制的维生素A。他们是军舰上的瞭望员,夜战之前,他们像猴子一样爬得高高的,用一双肉眼在茫茫大海上搜索敌方舰只的踪影。”

“日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并不是低到无法开发雷达,但日本人还是陶醉在“猫眼神功”中。弄到最后,变成这样一通逻辑:美军搞雷达,那是因为他们贪图享乐贪生怕死,没有用大无畏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;他们没有猫眼神功,所以才要去依赖雷达,大日本帝国海军有猫眼,为什么要雷达?”

世界上的骗子经常不够用。比这更可怕的一个事实是,我们经常自个儿把自个儿骗了,骗得春风沉醉我心荡漾。固步自封沉醉于自我想象的入即使原本还有些优势,最后只会把优势变成致命之伤。

——我说的,可不仅仅是打仗。

小说世情

红了桃,绿了草

□ 李民增

近日,一位教育专家在微信中展示了一张照片,也可以说是一幅画,在画的上方题了“红了桃,绿了草”几个字。字后加了省略号,提示读者续写,分明是一道试题。

经过细心观察,我发现,画中除了两枝粉红的桃花长在粗大光秃的树干上,以及树下泛绿的小草,就是黄土地,是养育了万物,被诗人称作“大地母亲”,却被任意“践踏”,往往不被人注意的黄土地。看起来有些潮湿松软,正适合播种。它让我想到了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“人勤春早”等俗语,想到了春节过后完忙忙着收拾犁耙等农具,准备春耕春种的父亲,想到被尊称为“园丁”,辛勤播种希望的人民教师。桃花的绿、小草的绿,离开大地都不会存在。大地是根,根深才能花茂。

最是画面上无处不在的明媚阳光,笼罩一切,决定一切。阳光就是天光,在人类社会,天光就是社会大环境。生活中所有的好,个人取得的所有成就,都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关。抗日战争时期,到处颠沛流离,生存尚且难以保证;经济困难时期,整日在生死线上挣扎,温饱尚且难以维持。个人才华再高,也不会有建树。

早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白毛女的故事,说到杨白劳受迫害,有的小学生天真地问:“老师,大队里怎么不管啊?”还有的气愤地说:“该告黄世仁去,让公安局来抓他!”孩子们不会想到,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,哪有什么“大队”“公安局”?即使有,也不会替杨白劳这样的穷人说话啊!

听我追忆苦思甜的文章,穷人到处挖野菜,刮树皮吃也不理解:“他们怎么不吃包子啊?吃馍馍也行呀!”这些事说起来像笑话,其实都是我的真实经历。孩子幼稚,想不到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,可以谅解;成年人意识不到社会大环境是自己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就不对了。

认真思考以后,我续写的是:“红了桃,绿了草,播种须趁早。谁家老树开新花,春光无限好!”“红了桃,绿了草”是图中专家的原话,我理解为“春天到了”的意思。我写“播种须趁早”,是关注黄土地,提醒人们趁大好春光赶快播种。后两句是写天光。

看到我续写的“答卷”,专家回了四个字“又能发表”,算是给了个满分。因为她知道,即使写得好,发表也难。被编辑选中很不容易,现在好稿太多!

□ 魏新

西服发皱也没关系
记得刮脸,把工地上长出的胡须
割下来,留在某个角落

所有的民工兄弟,我们一起去
去广场拥抱吧。这里不收门票
更不用为心爱的女人
因一件羽绒服和你分手担忧

所有的民工兄弟,选一个阳光灿烂的
的中午。我们去广场拥抱
阳光,已经不能再逼迫我们流下汗水

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老家的麦子
都是我们用汗水浇灌的

所有的民工兄弟,我们一起去
在广场拥抱。除了蜂窝煤
这是我们在冬天唯一的取暖方式
那是我满怀情怀,对穷人充满悲悯。如今依然,却越来越发现,其实值得悲悯的并不仅仅是穷人。

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痛苦,却有着同样的绝望。像一个漫长的让人不知如何度过的冬天。

魏新

2015年立冬

微语绸缪

什么还要去理发呢?即使李白穿越回来,也不会拒绝编辫的。

许多人眼里,编辑不过做做标题,顺顺句子,找找错别字,确实如此。但这不是编辑的全部,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判断用“作”还是“做”,虽然有一点麻烦,但还是有标准答案的。而编辑面对的真正考验,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

比如,去发现什么。
“其实值得悲悯的并不仅仅是穷人。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痛苦,却有着同样的绝望。”

“有了心的召唤,墙苍老的脸庞或许就会多一丝慈祥,冰冷的心也会长出爱意。”

比如,去呈现什么。
用诗歌,“用一场豪雨的仪式/完成了秋与冬的交接”

用小说,“在画的上方题了‘红了桃,绿了草’几个字。字后加了省略号,提示读者续写,分明是一道试题。”

用信,“树上的叶子还没落尽,浓郁的秋色尚未看够,一场冷雨后,你就来了,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:漫长的冬天已然开始。”

所以,如果我发现了有趣味又有意味的内容,并努力用合适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,使得你乐于把自己的心血结晶托付给我,使得他信赖我的眼光愿意跟随愿意去读。果能如此,请为我点赞,那样,我就有理由相信,编辑会存在下去,比任何介质、任何形态的作品更久远。

突然地,很盼望一场劲风吹来,让树叶全部凋零,可以看见世界本来的样子;了无牵挂,冬天变得充满期待起来。

编辑手记

酣畅的原野微醺了
睡会吧,大地

用丝丝用心的叮咛
细化了雨与雪的安排
而洗黄叶画暖了油画
雪点松针哪天安排
上炕吧,画家

鄙,自以为是。它们占领了原野,占领了乡村,像一道道禁令让人噤若寒蝉。人心被装进了盒子,情感绑缚了绳索,再不能隔着篱笆递过一碗水饺,再不能嗅着花香目传情——处处都驻扎着高墙的队伍,处处都安插了高墙的岗哨,让人无法逾越的墙,让人激情全失的墙……

貌似队列整齐的坚实壁垒,假装保护,实则拒绝。草木都躲得远远的——高墙底下哪有它们的立足之地;花儿早已被连根拔起,它们细弱的足攀不上冰冷的高枝。墙圈起一个又一个阴谋,制造一个又一个秘密。率性天真的花儿怎么可能与它为伍?连阳光也怯怯的,一旦碰触了墙的脚步,立刻飞翔离去。

墙把乡村翻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宮,把花花草草变成无法奔跑的囚犯;墙画地为牢,铁面无私,恪守阻碍与否定的准则;墙横亘在我们前进的路上,一座连着一座。

在墙的铁臂下,我们学会畏惧,学会臣服,学会冰冷,学会假装……我们进进出出,用空洞的声音支撑着,狡诈虚伪地活着。

有时,攀着高墙,憧憬迷离中还会想起从前的篱笆,而一堵墙,要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,日晒霜披,才能慢慢醒悟,才能修炼出一颗彻悟的、柔软的心?

有了心的召唤,墙苍老的脸庞或许就会多一丝慈祥,冰冷的心也会长出爱意。那时,长青藤会回来,爬山虎会回来,媚眼含羞的花儿也会回来,大家披上阳光的外衣,沿着墙老迈的纹理一路攀爬,一路缠绵,直到攀上墙头,越过它,把一袭绿衣披在它身上,把一树娇艳的花朵,开在墙外。

流年碎笔

地瓜年代

□ 支英琦

吃过晚饭,在小区附近散步,被不远处“卖地瓜”的声音吸引,凑过去,看见一地排车地瓜,红皮黄瓤,匀称饱满,煞是喜人。

一边挑选地瓜,一边和老乡聊天,过往的岁月放电影一般栩栩如生起来。

在饥馑的年代,耐旱耐瘠,高产稳产的地瓜是乡亲们的主食之一,种地瓜,也就被赋予了作为主粮养家糊口的意义。每年清明前后,把在温室里繁育的地瓜苗采下来,分成一把一把,用沾了水的草毡包裹保湿,带到田间地头。种植时,先用镢头在地垄里刨出土坑,随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地瓜苗,用余下的三个手指拨开土层小心翼翼地植入,浇水后再把散开的土培拢,一棵地瓜的栽种即告完成。

地瓜苗很快就长出蔓生的瓜秧,转眼间,整块土地都被密密麻麻地覆盖起来。地瓜的田间护理也不麻烦,只需要除草、翻几遍秧——把蔓生的根须翻出来以免分散养分。然后,你就可以静静地等待收获的快乐了。收地瓜一般在霜降时节,先用镰刀割去丛生蔓长的地瓜秧,一个个成熟的地瓜早就性急地把土垄撑得四分五裂。一镢头下去,圆乎乎、胖嘟嘟的地瓜就整堆地被刨了出来。翻出新土的大地好像松软的温床,被无数的地瓜宝宝横七竖八地躺满,在秋日暖阳的映照下,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这时候,各种“交通工具”齐上阵,拖拉机,地排车,独轮车,一辆一辆满载而归。山高坡陡的地里,只好靠肩挑手提。有的人还大声唱起了“拉地瓜”的歌谣:“家有二亩地呀,种上了大地瓜呀,一年的吃穿全都靠着它。单等着秋风一起地瓜大呀嘛大地瓜,伙计们使把劲儿呀,一起往家拉,拉,拉地瓜。”

后来看书才知道,看上去最“土”的地瓜,其实还挺“洋”。它原产中美洲地区,明代万历年间引入我国栽培,清代乾隆年间传到胶东。它的名字太多了,在北京、河北称白薯;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江西称红薯;山东和东北地区称地瓜;江苏、安徽称山芋、红芋、白芋;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台湾称番薯、番薯;西南地区称红苕。不管称谓如何,地瓜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,功不可没。我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,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,饿苦了的农民大量种植地瓜,地瓜成了顿顿饭的主角。《金薯传习录》中说此

辣笔小新

文帝专门出台了政策,这一天,不分贵贱,都可以戴,还起了个特别的名字,叫:温帽。

今年,在你来的前一天,习先生和马先生见了一次面,在新加坡,共进晚餐。我相信,两岸关系,也算是戴上了温帽。

他们握了很长时间的,闪光灯一直在闪。我很久没见过那么多闪光灯一直在闪的场面了,有一种想要蹦迪的激动。

其实,用蹦迪来欢迎你,挺暖和他的。

过去,老百姓,也有自己的方式欢迎你。穿上新衣服,互相拜贺,谓之“拜冬”。现在看起来,虽有些形式化,但还是有必要的,至少大家见面时,寒暄一下,哪怕说话时嘴里冒着白色的哈气,心里还是暖的。如今顶多发个朋友圈,或群发微信,手机按得烫手,心未必会热。

你没变,时代变了,没有更好,也没有更坏。

我也在变。有位研究周易的专家给我看过生辰八字,认为我每十二年是一个周期,会做不同的事,我不信。

不管怎么变,人有些东西总是改变不了的。只要坚持,世界瞬息万变,我们依然可以和我们期待的那个我们相逢,握手言和。

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,其实,就是绕口令。绕了一圈,终会明白。

立冬,其实我小时候,从夏天就开始惦



物“甘平益胃”,可长期吃地瓜的结果是看到地瓜就反胃,漾酸水,特别是地瓜面做成的窝头,黏硬发黑,看着就犯愁。可是,不好吃还是得吃,除了地瓜还有什么可以管饱呢?

乡下的母亲,最是智慧而伟大的,她们使出浑身解数,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地瓜食物,如地瓜粥,煮地瓜,炒地瓜,地瓜饼,拔丝地瓜、地瓜面煎饼等等。其中,烤地瓜是最受青睐的,尤其南山仲官,柳埠一带的红瓤地瓜,烤熟后皮上流着油,泛着金黄的光泽。现在,烤地瓜成了济南的名小吃,许多外地人到济南,都要尝一尝。对此,有的本地朋友颇有微词,感觉烤地瓜成了济南名吃不太荣光,其实这种想法大可不必。也许地瓜登不了大雅之堂,无法与海参、鲍鱼同席,但它足以让你吃出老济南的大滋味。

十七八岁时,我还进城卖过地瓜。隆冬时节,万物萧索,素食日渐单调,因囤藏变得甘甜的地瓜就成了城里人的调剂。我们一般是凌晨五点左右出发,八点前到达目的地。我卖地瓜的地方是五里牌坊或者机车工厂的菜市场里,不到三个小时一独轮车上的两筐地瓜就卖完了,可以换到8块钱左右。

最难以忘记的,是最后一次卖地瓜,那是在我考上师专以后的第一个寒假。临近春节,窖里的地瓜开始有了霉烂的迹象,父亲从济南回家后,几乎是逼着我

装一独轮车去卖。那天天阴微雪,市场上人很少,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区去叫卖。那个时候,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,还在学校里热情万丈地搞着文学社,当我在街巷里鼓起勇气喊出“卖地瓜”三个字的时候,感觉到一个青年一生的虚假自尊都喊到九霄云外了。人啊,有时候需要被逼着做一些事情,特别在你年轻的时候。

听卖地瓜的老乡讲,现在,乡下的人都到城里打工,做生意,愿意种地瓜的人越来越少,是否会有一天,地瓜也会成为餐桌上的稀罕物?和金黄的麦浪,潺潺的溪水,缭绕的炊烟,悠扬的笛音一起,成为下一代人的乡村追忆?

不过想想,我们何必杞人忧天,毕竟,时代总是以它既定的路线和节奏或紧或慢地前进着,重要的,只是做好眼前的事。于是,我挑了十几斤地瓜,装了满满一袋提回家。第二天晚上,刚进家门,母亲忙不迭地把一大碗热乎乎的地瓜粥端上了桌,一边笑吟吟地絮叨:“打小就吃地瓜,还没吃饱呀。”

还真的是没有吃饱。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悖论,经历了繁复复杂,才明白简单单是最真;看过了世间风景,才发现最养眼的是家乡的山水;尝遍了天下美食,才懂得最养人的还是老母亲做的粗茶淡饭。

呵呵,一大碗地瓜粥下肚,全身顿时热乎起来。

写给立冬的一封信

文帝专门出台了政策,这一天,不分贵贱,都可以戴,还起了个特别的名字,叫:温帽。

今年,在你来的前一天,习先生和马先生见了一次面,在新加坡,共进晚餐。我相信,两岸关系,也算是戴上了温帽。

他们握了很长时间的,闪光灯一直在闪。我很久没见过那么多闪光灯一直在闪的场面了,有一种想要蹦迪的激动。

其实,用蹦迪来欢迎你,挺暖和他的。

过去,老百姓,也有自己的方式欢迎你。穿上新衣服,互相拜贺,谓之“拜冬”。现在看起来,虽有些形式化,但还是有必要的,至少大家见面时,寒暄一下,哪怕说话时嘴里冒着白色的哈气,心里还是暖的。如今顶多发个朋友圈,或群发微信,手机按得烫手,心未必会热。

你没变,时代变了,没有更好,也没有更坏。

我也在变。有位研究周易的专家给我看过生辰八字,认为我每十二年是一个周期,会做不同的事,我不信。

不管怎么变,人有些东西总是改变不了的。只要坚持,世界瞬息万变,我们依然可以和我们期待的那个我们相逢,握手言和。

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,其实,就是绕口令。绕了一圈,终会明白。

立冬,其实我小时候,从夏天就开始惦

念你了。那时我常拿把折扇,上面写:扇子有风,握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立冬。

当时,每次都觉得你是那么遥远,离满头大汗的我那么遥远。

当时,没有想过在你无数次来去之后,自己会变成这般模样。

当时,甚至都想不到未来的冬天里,会有一种叫暖气的东西。

今年的暖气,比你来的还早些。因为煤降价了,暖气却一直沒有,说是多供几天暖,算补偿,仅此而已。

一直到来济南上大学,才用过暖气。记忆最深刻的是,有一年下大雪,宿舍的几个哥们打够级,我坐在暖气片上,手特壮,“烧”上家,“坐”下家,还打得对门不开点。

毕业后,就很少打够级了,也没在暖气片上坐过,比起坐在暖气片上打够级,我觉得为欢迎你来,喝点小酒更好。像李白笔下的你: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,忧逐雪满前村。

李白真有意思,同样是月光,之前以为是霜,你一来,又以为是雪了。

对诗人来说,月光,就是雪上加霜。我曾经也是一名诗人。在十四年前,你到来的时候,写过一首《让所有的民工都去广场拥抱吧》:

普通话不好没关系

非常文青

立冬醉雨

□ 奕更勤

用一场豪雨的仪式
完成了秋与冬的交接
淋雨的人醉了
懂雨的大爷也醉了
立冬吧,马年

用奢侈无风的淋漓
收官了圆满的秋意
鼓鼓的粮囤傻笑了

墙

□ 卢海娟

这世上最不缺少,就是灰暗冰冷的高墙。

起初,那些长出高墙的地方竖起的是篱笆。编织成篱笆的或是可以随处扎根的柳树,或是满带着敌意的荆棘。或是潇洒俊雅的劈柴,或是翘首企盼的木板……无论什么材料的篱笆,都不会拒绝一朵花儿。不会拒绝一朵花儿攀上它们的肩头,不会拒绝一朵花儿的耳鬓厮磨、纠结缠绵,不会拒绝一朵任性慵懶的花儿,在阳光下灿然绽放。

一朵花儿,总是喜欢沿着藤蔓行走;一朵花儿,总是喜欢扯着风的衣襟行走;一朵花儿,总是喜欢绕着阳光的脚步行走……一朵花儿,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走着、走着,离开潮湿阴暗的土地,越过英气逼人的篱笆,向未知的远方探出了头。

爱花的人没有任何拘囿,自可以让花的芬芳沁入心脾;爱花的人没有任何阻挡,自可以将花的娇颜收入眼帘;爱花的人,自可以眯细眼睛,久久地伫立在篱笆前,餐其秀色,临其芳泽,与花儿细语喃喃;爱花的人,自可以与花儿朝夕相伴,成就相守一季的情缘。

钞票是最道貌岸然的卫士,金钱的草书龙飞凤舞之后,篱笆便被扔进时光的深处。

绿篱颓圮,草木惊慌失措,连虫蚁也吓得四处奔逃。锹镐和锄板都是致命的武器,在植物的家园大兵压境。泥土被翻开身醒来,石块被搬出土有了千年的家园,花儿尖叫,草儿呻吟,细藤伸展疼疼的脚,想做抵死的奔逃……可是,没有用的,兵荒马乱过后,砖头水泥正襟危坐,占据了篱笆的地盘。

一座高墙拔地而起,像一张装腔作势的脸,永远灰暗、粗